

文心 與書 畫樂 論

張少康 /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206.2

134

2006

文心
與書
樂論

張少康 /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文心與書畫樂論/張少康著.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12
ISBN 7-301-11384-6

I. 文… II. 張… III. 文心雕龍-研究 IV. I206. 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152257 號

書 名: 文心與書畫樂論

著作責任者: 張少康 著

責任編輯: 謝丹雲

標準書號: ISBN 7-301-11384-6/I·0855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澱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電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65691

印 刷 者: 北京匯林印務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650mm×980mm 16 開本 19.5 印張 288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40.00 元

未經許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 翻版必究

目 錄

上篇 《文心雕龍》研究

一、劉勰的家世和生平

- 有關劉勰身世幾個問題的考辨 (3)
- (一) 劉勰的籍貫和家族譜系 (4)
- (二) 劉勰父親劉尚及其任越騎校尉和去世的時間 (10)
- (三) 劉勰入梁後的仕宦情況 (19)
- (四) 劉勰的卒年 (23)

二、《文心雕龍》的理論淵源

- 《文心雕龍》對陸機《文賦》的繼承和發展 (36)
- (一) 關於文學創作的基本問題 (37)
- (二) 關於文學創作的構思與藝術想象的特徵 (39)
- (三) 關於文學作品的風格及其形成原因 (42)
- (四) 關於文學創作的繼承與創新 (45)
- (五) 關於文學創作的內容形式和表現技巧 (47)

三、劉勰的文學觀念

- 兼論所謂雜文學觀念 (52)

四、劉勰的佛學思想 (68)

五、《文心雕龍》的文體分類論

- 和《昭明文選》文體分類的比較 (79)

六、《文心雕龍》的修辭方法論

- 從《隱秀》、《夸飾》篇說起 (92)

七、《文心雕龍》的繼承創新論

- 古典和現代：“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100)

八、《文心雕龍》和中國古典詩學傳統 (107)

- (一) “天人合一”思想和《文心雕龍》中的心物
關係論 (107)
- (二) “隱秀”論的重要意義 (113)
- (三) 劉勰對中國古典詩學的藝術創作理論和審美
理想的論述 (123)

下篇 《文心雕龍》、古代文論和書畫樂論

一、中國古代詩論發展和樂論、畫論和書論的關係

- 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一個新思考 (133)
- (一) 早期的文學批評是從音樂批評中派生出來的 (134)
- (二) 六朝書畫創作理論批評對文論發展的影響 (143)
- (三) 隋唐以後文學批評和藝術批評相互影響的幾個
典型例子 (153)

二、論文藝創作中的心手相應 (165)

三、論中國古代文藝美學的民族傳統 (179)

- (一) 文藝和實用、功利的結合和發憤著書的精神 (179)
- (二) “無聲之樂”的創作理想和審美境界 (183)
- (三) “形神兼備”的形象塑造原則 (190)
- (四) “無法之法”的藝術表現方法 (194)
- (五) “味外之味”的藝術鑒賞的標準 (197)

四、中國文學觀念的演變和文學的自覺 (199)

- (一) 中國傳統文學觀念形成於西漢 (205)
- (二) 漢代專業文人創作的擴大和專業文人隊伍的
形成 (207)
- (三) 漢代多種文學體裁的發展和成熟 (210)
- (四) 漢代文學理論批評發展的自覺 (213)

五、南朝的佛教和文藝理論

- 從宗炳、謝靈運和劉勰說起 (219)
- (一) 宗炳的《明佛論》和文藝上心物關係論的發展 (220)

(二) 謝靈運的《辨宗論》和詩學上的“妙悟”	(226)
六、陽明心學和王夫之的《薑齋詩話》	(231)
七、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242)
(一) 加強對文學理論批評的基本原理和發展規律的 研究	(242)
(二)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和藝術理論批評的關係	(245)
(三) 文獻資料的收集和考證在中國文學批評史 研究中的重要性	(248)
(四) 批評史的研究要和文學史的研究緊密結合	(250)
八、從古代文論的範疇研究談學術研究的規範與方法	(251)

附 錄

一、《文心雕龍》書評及文論書序	(263)
1. 詩體譯文心，釋意再雕龍 ——讀張光年先生的《駢體語譯〈文心雕龍〉》	(263)
2. 新世紀“龍”學研究的璀璨明珠 ——祝賀張光年先生《駢體語譯〈文心雕龍〉》出版	(266)
3. 興膳宏退官集序	(268)
4. 笠征先生六十壽辰紀念文集序	(269)
5. 寇效信《文心雕龍美學範疇研究》序	(271)
6. 祖保泉《司空圖詩文集箋校》序	(273)
7. 黃維樑《中國古典文論新探》序	(276)
8. 孫蓉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思維方式研究》序	(278)
9. 陳允鋒《唐詩美學意味》序	(281)
10. 郭鵬《詩心與文道》序	(282)
11. 張健《清代詩學研究》序	(284)
12. 皮述平《晚清詞學的思想與方法》序	(286)
13. 白嵐玲《才子文心》序	(287)
14. 趙建章《桐城派文論研究》序	(289)

二、楊晦先生與北大的古代文論學科建設	(291)
三、楊松年先生的學術成就	(298)
主要著作表	(303)
後記	(305)

上 篇

《文心雕龍》研究

一、劉勰的家世和生平

——有關劉勰身世幾個問題的考辨

劉勰和他的《文心雕龍》一直受到海內外學者的充分重視，近年來更成為一門顯學，而有關劉勰的家庭和生平事蹟資料，歷史上遺留給我們的確實太少了。對劉勰的身世及有關問題，雖經學者們多方考證和研究，也還有許多地方沒有研究清楚，各家分歧也較大，即以其生卒年而論，也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從目前的研究狀況看，雖然不斷有新的研究論著發表，然而，最為重要的還是楊明照先生的《梁書劉勰傳箋注》^①以及牟世金先生《劉勰年譜彙考》一書。^②不過，他們兩家在不少問題上意見並不一致。相比較而言，楊箋雖亦有個別失誤和值得商榷之處，但持論比較穩妥謹慎；牟著收集了當時所能見到的海內外十多種研究劉勰身世的著作，參考了許多有關的研究論文，能夠在總結各家研究成果基礎上進一步提出自己新見解，應該說是一部研究劉勰身世的集大成之作，但因考訂有明顯失誤之處，有些見解就離譜了，故不能盡如人意。近年來我們能比較全面地瞭解臺灣地區有關的研究論著，除了王更生先生的《梁劉彥和先生年譜》、李曰剛先生的《劉彥和世系年譜》外，^③有些牟世金先生當時沒有看到的，如華仲麀先生的《劉彥和簡譜》^④、王金陵先生的《劉勰年譜》^⑤等，我們都

① 楊箋最初發表於1941年《文學年報》第七期，後收入1958年《文心雕龍校注》。1979年作了重大修改，發表於《中華文史論叢》，後收入1982年《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又有修訂。

② 1988年巴蜀書社出版。

③ 王著見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76年初版、1979年增訂版《文心雕龍研究》，李著見臺灣“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2年出版的《文心雕龍斟詮》。

④ 見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文心雕龍要義申說》，1998年出版。

⑤ 臺灣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叢書，1976年出版。

已經能夠看到了。世金去世後，大陸學者也有不少研究劉勰和《文心雕龍》的新著問世，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有可能在楊箋和《彙考》的基礎上對劉勰的身世作進一步的深入論證。這裏，我想仍然以《梁書·劉勰傳》的敘述為線索，對一些有分歧的和研究不夠的問題作進一步考辨，並對楊箋和《彙考》以及其他研究劉勰身世著作中的某些失誤加以駁正。

（一）劉勰的籍貫和家族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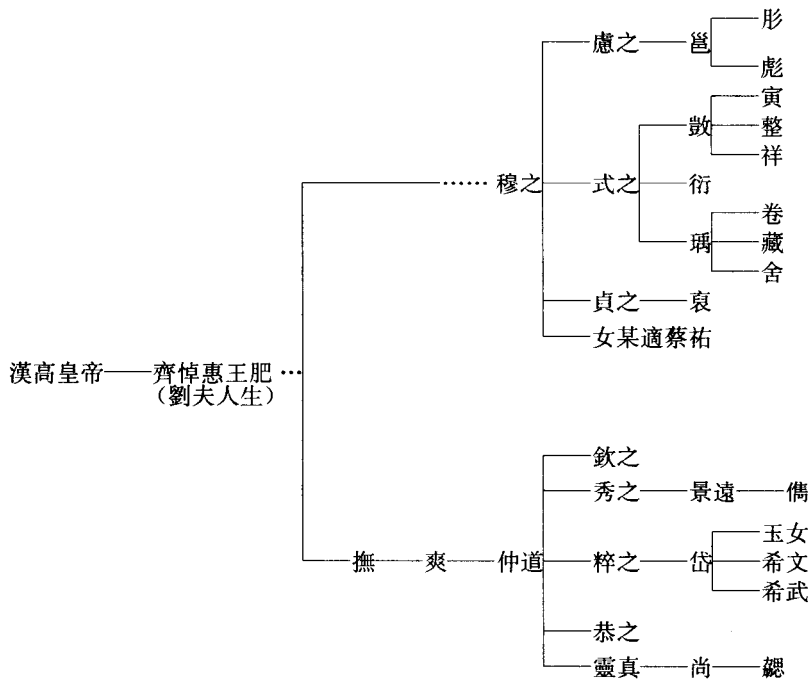
《梁書·劉勰傳》云：“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對這裏所說的“東莞莒人”，有兩種不同解釋：一種認為是指劉勰祖籍山東東莞，如較早的霍衣仙《劉彥和評傳》^①說劉勰“初生地為京口（即今鎮江），今山東日照劉三公莊，莒故里也。”楊明照《梁書劉勰傳箋注》云“舍人一族”“世居京口”，“夫僑立州縣，本已不存桑梓；而史氏狃於習俗，仍取舊號。”一種認為是指南朝僑立的南東莞郡，在南徐州，鎮京口，即今鎮江。臺灣的華仲麐、張嚴、王金陵、王更生先生均持此說。王金陵《劉勰年譜》認為楊舊箋依據《晉書·地理志》的記載，說“晉太康元年（280）置東莞郡”不妥，依據《宋書·州郡志》及《晉書·武帝紀》，分琅邪立東莞郡應在晉武帝泰始元年（265），時未領莒縣，莒原屬城陽郡。故批評楊說“莒，今山東莒縣”，而南東莞“史氏以為非其本土，故仍著舊貫”（按：王氏所引系楊明照1941年舊箋，文字與新箋不同），是不妥當的。且指出《梁書》列傳中有許多例子可以說明，其記載籍貫雖指僑立郡縣，但都不加“南”字。王更生的《梁劉彥和先生年譜》同意王金陵說，但又指出：“楊明照《箋注》並無錯誤，錯就錯在《晉書·地理志》的疏忽上。”不過，王金陵對楊箋的批評其實是不正確的，莒縣原先雖屬城陽郡，然在太康十年已劃歸東莞，此點楊舊箋已經指出。王金陵所說《梁書》記載王瞻、臧盾、范岫、王筠、顏協等

① 1936年《南風》第十二卷。

人籍貫均指僑立郡縣而不加“南”字也可商榷。《梁書》於僑立州郡大都加“南”字，如南徐州、南琅邪等，而《王瞻傳》所說“琅邪臨沂人”，實指其祖籍山東琅邪，而非南琅邪。蓋漢、晉兩代，臨沂本屬琅邪。《王瞻傳》云：“宋太保弘從孫也。祖抑，光祿大夫、東亭侯。”而《宋書·王弘傳》云：“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王導之祖爲王覽，王覽是西晉初年王祥之弟。《晉書·王祥傳》云：“王祥字休征，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又如《梁書·臧盾傳》云：“臧盾字宣卿，東莞莒人。高祖燾，宋左光祿大夫。”《宋書·臧燾傳》云：“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宋書·后妃傳》云：“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也。”可見，《臧盾傳》所說也是指山東東莞莒縣，而非南東莞。又如《梁書·范岫傳》云：“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征士。”《晉書·范宣傳》云：“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濟陽即屬陳留。又如《梁書·王筠傳》云：“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簡穆公。”《南齊書·王僧虔傳》云：“王僧虔，琅邪臨沂人也。祖珣，晉司徒。伯父太保弘，宋元嘉世爲宰輔。”王弘就是王導的曾孫，王筠和王瞻是同一族。又《梁書·顏協傳》云：“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七代祖含，晉侍中、國子祭酒、西平靖侯。”《晉書·顏含傳》云：“顏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中華書局標點本校勘記（八）云：“含，臨沂人，李闡《顏含碑》及《顏真卿家廟碑》可證。按：《梁書》及《南史》之《顏協傳》、《北齊書》及《北史》之《顏之推傳》、《元和姓纂》並云含，琅邪臨沂人。”以上各例足可證實王金陵所說《梁書》記載籍貫雖指僑立郡縣而不加“南”字之說是錯誤的。《梁書·劉勰傳》所說也是劉勰祖籍，楊箋所說基本是正確的。但霍衣仙說“今山東日照劉三公莊，莒故里也”，容易被誤認爲劉勰出生於山東日照。山東有些研究者也有此種說法，因爲在三公莊發現一塊清代乾隆時立的碑，碑文中間書：“梁通事舍人劉三公故里。”這顯然是在劉勰出名後，當地人爲光

耀祖宗而編撰的。^① 本傳所記籍貫是否為祖籍，似乎不算什麼重要問題，但它與劉勰是否“世居京口”是有關係的（詳見下文），故有論證的必要。

關於劉勰的家屬譜系，楊舊箋列有一表，王更生《年譜》在楊箋基礎上略有增補，亦有差異，而楊新箋增訂本又有補充，主要是根據王元化先生 1978 年為《劉勰身世與士庶區別問題》（此文原寫於 1961 年）一文所寫的《補記》，據《劉岱墓誌銘》^② 補入了仲道祖父劉撫及劉岱與其一女二子。王元化先生是最早把劉岱墓誌銘和劉勰家譜聯繫起來，並說明劉岱墓誌銘對研究劉勰身世意義的。現綜合上述幾家之說列表如下：



① 有關這方面的情况，請參看拙文《劉勰晚年是否北歸東莞？——劉勰故鄉莒縣訪問記》，原刊《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後收入拙作《夕秀集》，1999年華文出版社出版。

② 《文物》1977年第6期。

按：《宋書·顏延之傳》云：“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中華書局標點本校勘記云：“洪頤煊《諸史考異》云：‘案劉穆之傳，穆之三子，長子慮之，中子式之，少子貞之，無名憲之者。’按憲慮形似，‘憲之’或‘慮之’之訛。”“憲”與“慮”確有形近而訛之可能，但也不排除劉穆之還有一子憲之的可能。從這個家世系譜中，可以看出東莞劉氏系一大家族，由於《劉岱墓誌》的出土，更證實了“撫——爽——仲道——粹之——岱”這一譜系是可靠的。在這個大家族中，像劉穆之、劉秀之在宋代均曾為高官，死後贈列三公，食邑千戶以上。這一譜系目前已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但是，正像牟世金在《劉勰年譜彙考》及他去世後出版的《文心雕龍研究》^①中所已經指出的，其中最大的一個疑點是劉勰的祖父劉靈真和劉秀之是否為親兄弟，抑或僅僅是均出東莞劉氏而非同宗一系。如或確屬後者，則此譜系對研究劉勰身世的意義就不大了。對《梁書·劉勰傳》中“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一說，首先提出懷疑的是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他說：“秀之、粹之兄弟以‘之’字為名，而彥和祖名靈真，殆非同父母兄弟，而同為京口人則無疑。”但是否以“之”字為名，還不能作為是否親兄弟的根據。因為沈約在《宋書》的《自序》中說：“（沈戎）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之、曇慶、懷文其後也。”其兄弟也並不都以“之”字為名。據陳寅恪《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②一文所說，以“之”、“道”、“靈”等字為名，可能與信仰天師道有關。王元化先生也早就指出，劉勰一家和天師道的關係“確實值得研究”。（參見1983年《〈文心雕龍創作論〉第二版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宋書·劉秀之傳》僅說兄欽之、弟粹之（秀之弟恭之因受海陵王事牽連，故秀之傳中未提及，事見《宋書·海陵王傳》），包括《劉岱墓誌銘》，均未提到有靈真。後來，王元化先生在《劉勰身世與士庶族區別問題》^③一文中指出：此譜系所說劉氏系漢齊悼（惠）王肥後代不可靠，認為在南朝“專重姓望門閥的社會中，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編造一個做過帝王將

① 《文心雕龍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② 見《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③ 見《文心雕龍講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相的遠祖是常見的事。因此，到了後出的《南史》就把《宋書·劉穆之傳》中‘齊悼（惠）王肥後’一句話刪掉了。這一刪節並非隨意省略，而是認為《宋書·劉穆之傳》的說法是不可信的。”王元化先生在《補記》中還指出，“《晉書》於漢帝劉氏之後，多為之立傳。”在“列傳五十一中說：‘劉胤為漢齊悼惠王肥後’，但他的籍貫並非東莞莒縣，而是東萊掖人。”^① 1981年，程天祐在《劉勰家世的一點質疑》^② 一文中提出：“《梁書·劉勰傳》的‘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這句話，在《南史·劉勰傳》中，完全刪去了。”他以為這就是《南史》作者“認為‘失實’、‘常欲改正’的地方。”又說：“按照《宋書》的體例，如果秀之真有一個弟弟靈真，是不可能不記的。”《南史》的刪節有多種原因，可是，這句話是體現其家族身份的重要關鍵，按《南史》的編撰方法是不應該刪的。牟世金《彙考》中充分肯定了王、程之說，他說：“王、程二說是。晚出之《南史》以家傳為體例，以同族通宗者合為一傳。如《梁書·文學傳》共二十五人，《南史》將其中到沆等十四人合入家傳，而不列《文學傳》。穆之、秀之二人，《宋書》原分為兩傳，《南史》合為《劉穆之》一傳，且將穆之子慮之、慮之子邕、邕之子彪，穆之子式之、式之子瑀、數、數子祥，穆之從子秀之等，均合入此傳。其中不僅無慮之、式之、秀之兄弟靈真、靈真子尚、尚子勰，還列劉勰入《文學傳》而刪‘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句，則靈真與穆之、秀之本非同宗可知。衡諸劉勰一生行事及其思想，亦於劉秀之一宗無涉。”我們從南朝史書記載看，凡記載劉穆之、劉秀之一系的各篇傳記，都沒有涉及劉勰一系。所以，牟世金這個論斷是可信的。《南史》編撰方法的最大特點是按門閥世族譜系立傳，它對《劉勰傳》的處理，充分說明了《南史》作者認為劉勰一系和劉穆之、劉秀之一系是沒有直接關係的。從這個角度看，刪除這句話確實有程天祐所說之意。但說劉勰和劉秀之一宗完全“無涉”也不盡妥善，《南史》所刪《梁書》的這句話，與刪《宋書·劉穆之傳》“漢齊悼（惠）王肥

① 《清園論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92頁。

② 見中國文心雕龍學會選編《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

後”一句一樣，認為都有攀附名門望族而並不真實之嫌疑，但這兩句話性質不完全相同，“漢齊悼（惠）王肥後”是虛指，而“宋司空秀之弟也”是實指，因此，後者不一定完全都是憑空編造，在攀附名門望族之外，可能還是有某些根據的。因為劉勰和劉穆之、劉秀之同屬東莞劉氏，從家族譜系上靈真和秀之可能屬同一輩而年齡略小，系遠房兄弟，故而說得那麼確切。但從實際社會地位和家屬關係上說，劉勰一系和劉穆之、劉秀之一系，並無什麼緊密聯繫。而像王利器先生《文心雕龍校證》^①中那樣據劉穆之、劉秀之的情況來說明劉勰是高門士族出身，根據就不大充分了。何況，誠如王元化先生所已經指出的，實際上劉穆之、劉秀之死後位列三公，食邑千戶，也沒有被當時社會認為是高門士族，《南齊書·劉祥傳》記載，劉穆之的曾孫劉祥就被人罵為“寒士”，祥亦不以“寒士”為恥。劉秀之一宗的地位比劉穆之一宗要低，所以，劉穆之的孫子劉瑀對其族叔秀之就很看不起，直呼其為“黑面阿秀”。（見《宋書·劉秀之傳》）不過，王元化先生認為劉勰出身於庶族的看法，我覺得似乎還可以再研究。這裏的“寒士”並非就是指庶族，而是相對於王、謝等高門士族（甲族）來說社會地位比較低一些的士族，他們一般不能當一二品官。劉穆之、劉秀之生前的最高官職只有三品，死後才追贈一品，所以，他們這一族就屬於這種情況。唐長孺先生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②一書的第二章第一節“南朝士族的結構及其衰弱”中說：“高門大族是士族的最高層，中正品第，所謂‘凡厥衣冠莫非二品’中的衣冠，就是指的這些高門。士族低層被稱為‘寒士’、‘卑微士人’、‘士人之末’等。他們顯然也取得了士族最基本的特權即免役，但在門閥序列中仍受到高門的蔑視，在作為門戶高低標誌的婚、宦上不可能與高門同等。”此點日本學者中村圭爾所著《劉岱墓誌銘考》一文中聯繫劉氏一族的姻親情況，也有證據很充分的論述。^③他指出：“南朝時期，士庶的社會地位有很大的差別。士階層的最上層稱為甲族，寒士稱為次門，次門位於甲族之下。

① 《文心雕龍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②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③ 見《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

但居於士階層最底層的寒士又對於在他們之下的庶民階層保持絕對的優勢。‘甲族——寒士（次門）——庶’這種層次分明的社會構成與不同通婚集團之間存在著有機聯繫。”高門甲族與一般士族是不通婚的。按：《新唐書·柳芳傳》云：“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這是說的南朝後期情況，蕭氏在南朝初期並不能和王、謝相並列。王、謝、袁、蕭和朱、張、顧、陸都屬於高門甲族，但他們之間也往往互相看不起。如《世說新語·方正》篇記載：“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王導爲北方南下的王、謝高門，陸玩爲南方顧、陸高門，陸玩就看不起王導。又如在蕭氏稱帝後，對南方大族就很看不起，《南史·侯景傳》記載：“（侯景）又請娶於王、謝，（梁武）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至於南下的一般北方士族，如東莞劉氏、東海徐氏、高平檀氏、河東裴氏、東海王氏（琅邪王氏、太原王氏爲甲族）等，則比北方來的高門甲族和南方當地的高門甲族都要低一等。所以，從劉岱墓誌銘中可以看出，其姻親均爲高平檀氏、河東裴氏、東海王氏這一層次。劉總一系屬東莞劉氏，亦爲層次較低的士族，因此，說他是地位低下的庶族出身恐怕不是很妥當。^①

（二）劉總父親劉尚及其任越騎校尉和去世的時間

《梁書·劉總傳》對劉總父親劉尚沒有詳細的敘述，只說他曾任越騎校尉，早死。但研究劉尚的情況對我們研究劉總的身世是很重要的。上面已經說過，劉總父祖一系可能和劉宋時代官場顯赫的劉穆之、

^① 關於東莞劉氏和劉總的出身問題，陶禮天博士在他的博士論文中有詳細而周密的考證，中村的文章也是經他介紹、並復印給我的。陶禮天博士和我討論過這個問題，我認爲陶禮天博士肯定中村的觀點是對的，我同意他關於劉總出身較低層次士族的觀點，因此我在此也修正了我在《文心雕龍新探》一書中有關劉總出身庶族的說法。待陶禮天博士的論文出版後，大家將會對此有更深入的瞭解。